

民國十六年元旦，四十歲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躊躇滿志，坐在北伐軍南昌行營辦公室，為《革命軍週刊》題詞：「革命軍在去年死傷了三萬人，只肅清鄂湘贛閩四省反革命軍隊，還不能統一長江流域。今年已是民國十六年了，革命軍應該如何努力奮鬥，繼承已死同志的犧牲精神，廓清中原，痛飲黃龍，完成總理所遺交我們的革命責任。」

寫到這兒，蔣介石想了想，在落款前寫道：「《革命軍週刊》出世，有感自問，以問全軍同志。」

用如此口吻書寫，是有目的的。北伐雖讓他在黨內和全國民眾面前人氣驟升，但他不打算停下腳步。需要藉此進一步擴大自己的權威，達到定都、建國、實施軍政的目的。

經過半年北伐，蔣介石具備了以一己之力對抗廣州政府的力量，他再也不是三年前坐在國民黨一大會場侷促扭動、連委員也不是的小人物了。正是那次眾所皆知的會議，決定要開辦一所陸軍軍官學校。此時此刻，他享受著這所軍事學校——黃埔軍校所帶來的果實。

這段時間，他在南昌與九江之間往返，目的只有一個：說服廣州政府建都南昌。為此，他已經做了許多準備。

蔣介石住在南昌西花園一袁姓富人家裡。這是位中年人，和妻子一起提供蔣總司令夫婦無微不至的照顧。

十五歲就嫁給蔣介石的陳潔如，一直跟在身邊。她當然不知道，八個月後自己將被迫離開這位曾瘋狂追求她的國民黨最高軍官；也不會知道，她的名字和這段婚姻將會被後來成了國家元首的丈夫撇得乾乾淨淨。

蔣介石在北伐前後與比他小十九歲的陳潔如最為親密，幾乎一刻也無法離開她。他在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中寫道：「今日以潔如未到，暴戾不堪。」這是他平生第一次如此地依戀一個女人。

與陳潔如一起服侍他的還有從老家帶出來的兩位蔣姓族人：阿順和瑞昌。當潔如沒在身邊時，瑞昌就會睡在他附近。可瑞昌好打鼾，常常讓蔣介石無法入眠，他曾為此禁閉過瑞昌，但作為心腹，蔣總司令很放心這位臥榻之側的族親。當曾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的鄧演達成為反蔣骨幹後，已是國家元首的蔣介石就是命令瑞昌這位心腹去殺鄧演達。

儘管手握數十萬軍隊，具備了話語權，但善於察言觀色的蔣介石還想再看看正在武漢風生水起的對手們的表演。他們會如何下手呢？蔣介石喜歡獨立思考，任何人的意見，在他的心裡都

只能作為無關緊要的參考。軍人的霸氣、黷武主義的世界觀已悄然布滿他全身。可他明白，羽翼豐滿不等於能玩轉政治。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六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改大元帥府為國民政府，十六人的委員名單裡有他的兄弟許崇智、張靜江、戴季陶，卻不見他的名字。兩年多來，他從小老弟快速變成老大哥，絕非靠膽大魯莽。雖然結拜兄弟不少，但一起運籌的時候不多。所有人似乎都知道他剛愎自負的個性。

在中國西藏地區，流傳著一個「九狗一獒」的故事。一條母狗產下九隻小狗，主人待小狗滿月後，便全部放入地窖，不再投食餵養。小狗們相互殘殺，直到剩下最後一條獒。藏獒形同雄獅，體壯如牛，不怒而威，其吼聲如虎嘯，令人毛骨悚然。

看看孫中山去世後的兩年裡，如果按實力排列國民黨首腦人物，在蔣介石前面有汪精衛、胡漢民、許崇智、廖仲愷、劉震寰等。這些人，每人都可以寫一部國民黨黨史。在他們面前，蔣介石也是顯得謙卑，給人們溫良恭儉讓的感覺。他心裡知道，只有搬掉這些「大山」，自己才能成為黨魁，繼而執政。他如同一只蟄伏著的小藏獒，等待吃掉其他人的時機。

除了黨內同志，日漸長大的中國共產黨也是他心底的隱憂。從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替孫中山訪問蘇俄後，他對共產黨組織就沒有好感，也不喜歡蘇俄的政治體制。正是那次到訪蘇俄，使蔣介石感覺到蘇俄對中國不懷好意，從而埋下不與蘇俄人為伍的種子。但不管該如何遏制共產黨以及同僚，前提都是必須把自己變成獒，而成為獒的資本就是手中的十幾萬北伐軍。他堅信，這支以自己的學生為班底的部隊，有能力完成他的胸中大業。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九月，孫中山親自組建了北伐軍，並於九月十八日發表了〈中國國民黨北伐宣言〉。北伐目的是什麼？不太清楚。僅僅是打到北京？也不太清楚。

顯然，那是一次軍事冒險。當時在國民黨陣營內部出現了許多反對意見，連孫中山的兒子孫科都為此辭去了廣州市長職務。

有文獻顯示，為了支持老爸打仗，從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四月到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六月，孫科領導的市政府至少拿出了一千萬元。也由不得他不給，據說孫中山曾在大庭廣眾之下，追著孫科打；逼得這位無奈又「無能」的兒子，在廣州商人身上拚命附加捐稅，結果間接導致了粵商團發起了反對孫中山的戰鬥。

一貫忠誠於孫中山的廖仲愷因意見相悖，也辭職了。蔣介石亦覺得孫中山是一意孤行，遞交了辭去黃埔軍校校長職務的報告。

而與國民黨合作尚在蜜月期的中共，亦反對那次北伐。可孫中山依舊倔強地讓胡漢民當了代理大元帥，自己於九月十二日出發去韶關，他把那裡當作北伐總司令部。

不甘心自己的建國理想付之東流，孫中山把參加這次北伐的部隊改名為建國軍。他沒有起用黨內的軍事專家蔣介石為軍隊首領，而是指定湖南籍的政治家譚延闓擔任總司令，並決定湘、贛、豫軍全部參戰，滇、粵軍抽調一部分隨行。

事實上，孫中山心裡最清楚，建國軍中除了蔣介石的黃埔軍校學生和許崇智的建國粵軍外，

其他部隊都是有奶便是娘的小軍閥。

果然，這次北伐還沒開始就知道了結果。

先是後院起火，官逼民反，廣州粵商團於十月十五日凌晨發動叛亂。蔣介石指揮他的學生兵成功鎮壓了叛亂。雖是小試牛刀，卻使他和他的學生軍嘗到了最初的勝利果實。

再是馮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戰爭激戰正酣時調轉槍口，指向了他的頂頭上司玉帥吳佩孚。九月八日才剛登上美國最具影響力之雜誌——《時代》封面的吳總司令，被逼得直墜萬丈深淵，逃往天津；最後被蔣介石打敗，去了四川，在長江之上劉備託孤的白帝城一住五年。

正是馮玉祥的政變，他的部將鹿鍾麟帶領二十名士兵，將末代皇帝溥儀逐出故宮，無路可走的溥儀邁出了倒向日本的第一步。

這次馮玉祥的政變，也間接導致孫中山去世。孫總理如果同意蔣介石堅守黃埔（他以為蔣介石會被商團打敗，還威脅蔣說他是不會回援廣州的），拒絕馮玉祥的北上邀請，他的生命會在幾個月之內消亡嗎？如果歷史允許假設，已善於躍馬談兵的蔣介石會繼續忠於孫中山嗎？在文獻中，已有蔣介石公然反抗孫中山的記載，例如他拒絕率學生軍去韶關。

但所有的歷史都告訴人們，孫中山之所以會被尊為「中華民國國父」，跟蔣介石不遺餘力地宣傳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他曾命令陳果夫花一百萬買回了一張一八九五年左右的照片。這張照片中，中間坐著的是革命黨領袖楊衢雲。當時孫中山是楊的秘書，直立在楊身後。蔣介石不能忍受國父屈身於隨從的地位，這對他高舉孫中山的旗幟殺向北方的宣傳不利。北伐不但需要武力，

還需要精神指標。

一面繼承中山遺志、一面操縱槍桿指揮黨的蔣介石，無論在政治上還是軍事上，似乎都係中山更有運氣。他只花了七個多月的時間，就把地盤從珠江流域推進到了長江流域。北伐軍初時為八個軍、不足十萬人，軍餉也只籌足兩個月（約五百萬元），如今已是兩百個團、超過二十六萬人的大集團軍了。在這個集團軍中，他的嫡系部隊顯然最具戰鬥實力。

但蔣介石是清醒的，他閉著眼睛也能把八個軍的情況看得清清楚楚：

第一軍軍長何應欽。黃埔戰術部總教官，也是蔣中正在日本振武學校留學時的師弟，是堅強的後盾，但也不能肯定他在膨脹時不會有野心。好在五個師中絕大多數是聽自己指揮的。這個以黃埔學生為骨幹的軍隊，在兩年前成立時約有一萬人，當時月餉達四十五萬元，是國民革命軍的精銳部隊，也是自己的嫡系。

第二軍軍長譚延闓。此人是個八面玲瓏的水晶球，號稱是官員中的「甘草」，跟誰都可以搭配。曾被孫中山看重，但他應該明白自己目前的實力，他的建國湘軍尚不足以成為是自己的敵人（蔣介石此刻還不知道八個月後，譚會成為自己與宋美齡結婚的功臣），況且他也不在軍中，治軍非他所長。

第三軍軍長朱培德。孫總理當過他的主婚人，曾參與平息建國滇軍總司令楊希閔的叛亂，所以他成為了由建國滇軍改編而來的北伐第三軍軍長。全軍多為雲南人，無甚作戰能力，但打江

西立了功，應該行賞。

第四軍軍長李濟深。他的部隊由建國粵軍改編，是自己的副校長，他只想做南粵王。但必須提防他的黨代表廖乾吾，不能讓這個共產黨把自己好不容易才從許崇智那裡弄來的粵軍給帶跑了。這個軍裡有張發奎、陳濟棠等名將，其中最能打仗的獨立團要提防，團長葉挺曾留學蘇俄，是個共產黨。

第五軍軍長李福林。這個比自己大十三歲的廣東人，老早就是同盟會員。是個牆頭草，他與去年第四軍攻占汀泗橋、武昌城的師長張發奎的關係詭異，要防。但他的部隊基本是地方軍和綠林漢改編而成，沒什麼戰鬥力。

第六軍軍長程潛。與譚延闓同為湖南人，此人差點頂替了我的黃埔軍校校長的位置，要不然，今天安坐南昌的真不知是誰？只是他的部隊攻占南昌後又被孫傳芳反攻，損失慘重。這個軍雖無戰鬥意志，但聽說程潛對政治工作很有興趣，要繼續利用他，也要防他。

第七軍軍長李宗仁。這個廣西人有點捉摸不透，他主動投靠孫中山，足以說明他的智慧。他的部隊雖然只有兩萬多人，但能打大仗。現在桂系已有九小旅、二十個團的兵力，不能小覷。說不定他的心思與自己一樣：打中山牌，以槍桿指揮黨。

第八軍軍長唐生智。也是個湖南人，是被吳佩孚打敗了才投靠革命軍的。他的第八軍是由趙恆惕的湘軍分化而來，雖然成立不久，但半年北伐，他趁亂擴軍，發展很快，已經號稱有五個師，武器也不錯，兩湖已在他囊中。自以為靠他的湘軍就能解決所有問題，驕傲自大——最要防！

當然，更需要防備的人還有這八個軍的黨代表以及副黨代表。他們有的還處於地下秘密狀態，但起碼有一半都是共產黨。

雖然，此次北伐得益於蘇俄數百萬美元的資金和軍火，以及龐大的軍事顧問團（蘇俄參加北伐的全部軍事顧問約五十餘人。軍事總顧問加倫，總參謀長羅加覺夫，副參謀長切列多夫。第一軍葛爾培伯特，第二軍杰卜羅斯基，第三軍馬爾赤利克，第四軍帕羅，第五軍雷林，第六軍波列盛科，第七軍茲金，第八軍奧尼依奇。還有航空、海軍、炮兵、工程兵、兵工廠的顧問），但與共產黨的合作，也是讓人擔驚受怕。

北伐出征前，蔣介石在〈留別全體官長學生書〉中寫得明明白白：「本校長唯以整個革命為前提，前次所提整理黨務案及要求我同學各保持純粹之黨籍，皆僅考慮本黨與共產黨合作之方法，並非懷疑本黨與共產黨合作之原則。無論其退出C.P.（共產黨）而為純粹之國民黨員，或退出國民黨而為純粹C.P.分子，本校長皆一視同仁，無分畛域，各同學亦切勿稍有歧視。」

要成大事，就必須搞清楚誰是魚、誰是蝦？這很重要！現在已愈發感覺到來自國母宋慶齡與蘇俄大顧問鮑羅廷的壓力，要掙脫這些壓力應該採取什麼辦法呢？

蔣介石讓瑞昌拿來他幾乎每天都翻看的王陽明《悟真錄》，想用讀書來淨化腦子裡紛亂的思緒。

再過兩天，他將召集一個重要的會議，嚴格地說是一次試探會，他要看看黨內黨外那些反

對他的同志究竟有何動作？當年王陽明用了短短三十天的時間，便平定南昌寧王朱宸濠的「宸濠之亂」。但正德皇帝並沒嘉獎他，反而招致飛來橫禍。今天我蔣中正為國民黨立下了蓋世大功，會遭到什麼下場呢？王陽明正是在南昌揭示了「致良知」的學說，完成了他的「心學」體系（若干年後，南昌人用他的名字為一條路命名，以紀念他）。現在我蔣中正就在南昌，我能悟到什麼？又能得到什麼？

陽明子在回答何為「大人」時說：「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他還說：「對先儒之學，學者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於是而已。」

蔣介石自幼學習四書五經，從啟蒙老師任介眉那裡，他知道了「禮義仁智信、恭儉溫良讓」。但自參加革命以來，所經歷的磨難卻並非先儒之學所教育的那樣。他以為，中國之所以群龍無首、無法統一，實為無「大人」也。袁世凱是「大人」，孫總理也是「大人」，可他們都不在了。幾個月前被打敗的吳佩孚算什麼？他不過是一條被曹錕拖下水的落水狗而已。北伐之初定下的「打倒吳佩孚（他控制河南、湖北、湖南和直隸南部，兵力約二十萬人），妥協孫傳芳（他控制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兵力約二十萬人），放棄張作霖（他控制東北和山東、直隸、熱河、察哈爾等地和北京政權，兵力約三十五萬人）」的戰略原本是正確的，但卻使唐生智這個老軍閥得了便宜，讓他重新占領了長沙，還把地盤擴大到了武漢。他的部隊已達二十多個團，兵力比廣東的三個軍相加還多。幸好及時改變進軍河南與馮玉祥等合流的動議，轉而進攻江西，當時那個

鮑羅廷和加倫還在猶豫，他們根本無法理解中國人的內心。

蔣介石在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二十日、二十九日分別在日記中寫道：「入湘以來，為其當道（指唐生智）懷疑抱恐，拒之不得，迎又不願。」「得粵電，知後方有迎汪之謀，代行者亦有此意，或另有他圖，以為倒蔣之伏線。」「余決親督江西之戰，以避名位。」

此刻的蔣介石，雖貴為總司令，其實並沒有地盤，離「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還差得很遠。正因為廣州回不去，武漢進不了，湖南又太無定數，才選擇攻進江西、占領南昌。從這裡可以打通前往浙蘇的道路，那裡不但有他的家鄉，還有他所嚮往的上海，黃埔江畔才是中國持續不變的經濟中心。如果能得到寧波財團的支持，蘇俄人要想再控制北伐軍就難上加難。

民國十五年九月十四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余決離鄂向贛，不再為馮婦矣，否則人格掃地殆盡。」

此刻的蔣介石，還強烈地感受到了共產黨政治工作的厲害，他不得不承認北伐軍能席捲長江流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治工作。但讓他煩惱害怕的是，就連自己的嫡系部隊中有多少人共產黨，他都還沒法知道。要想實現「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就必須將國民黨全然地統一在我蔣中正名下，就必須擺脫並消滅形影相隨的共產黨。他有預感，中國革命史上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正在迫近。

毫無疑問，把北伐軍總司令部的這枚棋子擺在南昌是正確的，接下來就看這盤棋如何下，又如何將軍了。往東，有八成把握將死孫傳芳，把他的五省聯軍徹底消滅，誰叫他不接受國民政

府的任命；往北，亦可將死以鮑羅廷為首的國民黨左派。只有他們死了，我蔣中正才能活。

他後悔幾個月前做出的一個決定：要廣州政府遷往武漢。當時，武漢尚未打下，但蔣介石感覺隨著戰線拉長，與廣州的聯絡和管理愈發不便。最主要的問題是軍費，每次問財政部長宋子文要錢都像是要飯。拿下武漢後，好過了唐生智。只有國民政府遷入，才能抵制這股湘軍。

為了說服廣州遷都，他發動了北伐軍各軍首腦附和他的提議，連激進的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也主張遷武漢。結果，蔣介石落入了自己挖的陷阱，由蘇俄顧問把持的廣州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將計就計，同意遷都。

在前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晚歡送中央監委委員古湘芹（古應芬）時，蔣還說：「總理主張建都的地方有兩個，第一個是在南京，第二個是在武昌。現在南京雖然沒有打下，但武昌已為我們占領……黨部、政府既已議決，仍請早日遷移，這是我們所最希望的。」

僅僅過了一個多月，瞬息萬變的混戰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鮑羅廷在武漢突然提議：政府未遷武漢之前，由先到達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組成臨時黨政聯席會議，行使最高職權。宋慶齡、孫科、陳友仁、蔣作賓、吳玉章等參加了會議，司法部長徐謙被選為聯席會議主席。成員包括有最需要防範的唐生智、張發奎等軍人。而蔣介石的拜把兄弟、時任代理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的張人杰（張靜江）都沒在名單之內，這等於把大好河山拱手相送。蔣介石不由地恨恨罵到：可惡啊，這幫陰謀家！

後悔啊。算算日子，鮑羅廷等是前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到達武漢的。此前的四日至八日，蔣介石親自陪他們去廬山，邊遊覽邊開會。從黃龍潭到仙人洞，山路崎嶇，山上霧氣瀰漫，山岩全隱，偶露峭崖，可仰可愛。

這一群人之中，只有蔣介石與孫夫人慶齡講的是同一種語言。氣喘吁吁的他見宋夫人談笑風生，暗想：如果她能下嫁於我，那在國民黨中就真無人能望我項背了。汪兆銘在黨內再厲害，總經不住我與慶齡的聯手打擊。唉，之前有過試探，可這位小我六歲的國母無意再嫁人。也許是天意，我和她命犯六冲啊，今生只能把她當觀世音菩薩供奉！

在廬山與鮑羅廷相談甚歡。七日的會議也根本沒有什麼臨時聯席會議的動議，怎麼才過了幾天，這個老毛子（白人，帶有貶意）就變了，在廬山的四天中怎麼就沒看出他的陰謀呢？

蔣介石並沒有意識到，鮑羅廷的所有舉動都與遙遠的莫斯科走在一起。史達林給鮑羅廷的指示是強硬的，堅決抵制蔣介石，並具體說明了如何讓蔣介石回心轉意的方法。克里姆林宮已感覺到羽翼漸豐的蔣有了異心。

他看書看不下去了。他知道，此刻，民國十六年元月一日，臨時黨政聯席會議已經在武漢正式辦公了，武漢民眾正歡呼雀躍。他們把我這個北伐功臣放在哪裡？把堂堂常務委員會主席放在什麼位置？

必須要有反應，要立刻行動。他已決定，趁廣州政府的同志尚未齊聚武漢而還滯留南昌之

機成立臨時政治會議，並以這個會議的名義主張定都南昌。鮑羅廷等人不要以為給漢口、漢陽、武昌三鎮定名為武漢，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昨天晚上，在宴請國民政府代主席譚延闓、中常委代主席張靜江時，蔣介石話中有話地指出：「在前方的同志雖然也是很辛苦，天天在槍林彈雨之下，冒險過日子。但是，沒有政府和黨部把後方設置得很穩固，前方一定得不到現在的結果……」

現在應該馬上與靜江二兄商量。他是自己與潔如的月老，也是良師，連總理都尊稱他為「二兄」、「中華第一奇人」。蔣介石在反思四十歲之前的所作所為時，有無數讓他後悔的事。但在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九月，與張靜江、許崇智結拜為兄弟，他從未後悔過。這位義兄對他的幫助太大，在他最徬徨的時候，拉他一起做生意，成立「恆泰號」；在他最失意的時候，助他出任黃埔軍校校長；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正是在二兄家遇到了現在的夫人陳潔如；也是二兄主持，使他能於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與陳潔如舉行婚禮，而這位小夫人給了他無比的信心。（不過關於蔣陳婚禮，有文獻認為是陳潔如杜撰的。她的結婚日期，蔣介石根本不在上海。而且蔣母是十一月二十三日下葬，以孝著稱的他不可能在十二月五日與陳潔如在上海永安大樓大東旅館結婚。）

與二兄的商談很順利。張靜江勸蔣介石別著急，對那個俄國毛子鮑羅廷不用害怕。他說：「自你去年七月率大軍北伐，我在廣州一直為你謀劃，讓陳英士的侄子做組織工作是步妙棋。現

在看來，跨黨分子一定要肅清，沒有自己的人來做黨務工作是不行的。那個鮑羅廷，只會造反不會搞經濟，在廣州我已經幾次訓斥過他。」

任用盟兄陳英士的侄子陳果夫管理黨務，蔣介石當然十分放心。這個侄子輩的組織部部長其實只比蔣小五歲，他曾經幫蔣介石管理過「恆泰號」，井井有條，雖無甚建樹，但也無貪瀆，還幫帶過蔣經國。「但二兄公然斥責鮑羅廷會不會引起後患？這個俄國人可是掌管著打仗資金的大頭哦。」

張靜江推了推眼鏡，慢慢地用帶有浙江湖州口音說：「浙江實業銀行、光業銀行、上海銀行、鹽業銀行等，在你認為有必要的時候都會給你錢。上海的虞洽卿不是已經派人到南昌看過你嗎？上海工商界的領袖們都支持你，你還怕什麼呢？」

二兄堅定的語氣，頓時讓蔣介石把懸在嗓子眼的心放了下來。進攻江浙打回上海，正是他心中已反覆考量的大事。

心情大好，他馬上讓陳潔如拿出早上剛給《革命軍週刊》的文章給二兄看：「今年已是民國十六年了，革命軍應該如何努力奮鬥，繼承已死同志的犧牲精神，廓清中原，痛飲黃龍，完成總理所遺交我們的革命責任。」

張靜江眯起眼睛，認真揣摩。「嗯，寫得好。我們是需要自問，該如何革命。介石，你的小楷自成一體了，有文人氣息，也有武將殺氣。」他話鋒一轉：「從你昨晚宴會的祝酒辭裡，我看到了你一統江山的決心和可能性。不知你想過沒有，革命究竟是為了什麼？」

蔣介石一下被問住了，他還未曾認真想過這個問題。此次北伐，是他平生第一次如此大權獨攬、有名有實地實施自己的抱負，必須充分利用好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讓自己的槍去指揮黨。在他的信仰裡，奪取江山就是革命。

見蔣介石沒回答，張靜江接著說：「總理多次提及的，革命就要建設，不建設，革命就要失敗。」他邊說邊看看蔣介石。見他沒有什麼反應，又說：「昨日乘船過贛江，見江南三大名樓之一的滕王閣被毀於一旦。聽說武漢的黃鶴樓也早毀了。雖然鐵路、電氣、通訊、水利是建設的第一要務，但文化建設不可不重視啊。」

聽到這裡，蔣介石長出了一口氣，終於明白張靜江的意思。回答道：「二兄教訓的是，革的目的還是建設。這次滕王閣被毀，我有責任，但其中緣由很無奈，戰爭無情啊，二打南昌我也險些丟了性命。」

他給張靜江講述了去年十月中旬親率第一軍第二師以及第二軍、第三軍，兩次攻打南昌的情景。

湖南、湖北、江西是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北伐的三大主戰場。拿下兩湖後，最大的贏家竟然是唐生智，他坐穩了兩湖的江山，這讓北伐的組織者蔣介石忿忿不平。

此時如果北伐軍按預定計畫，從湖北直插河南，與馮玉祥會師，而與馮玉祥合作原本就太不可靠，那蔣介石就可能真的成為「革命軍中馬前卒」了。雖暫不與西北軍合作，但此人要先穩

住。此前已暗中派江西宣撫使方本仁的長子方達智攜銀元五十萬往河南，缺少軍費的馮玉祥成為北伐軍的友軍應該不成問題。

暫不去河南，又要改變現狀，最好的辦法是修改既定的北伐策略，將原定「打倒吳佩孚，妥協孫傳芳，放棄張作霖」改為「趕走吳佩孚，打倒孫傳芳，爭取張作霖」。打孫傳芳還有一個極好的理由，這個睥睨一切的山東人竟敢向已拿下兩湖的北伐軍下最後通牒：限令北伐軍二十四小時內退回廣東。這讓一直打勝仗的北伐軍義憤填膺。

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向為富庶之區，北伐大軍已到此，焉有不取之理？無論五省聯軍司令孫傳芳如何打自己的算盤，北伐軍都要會會他。蔣介石在內心把打倒這個腦子不清醒的孫傳芳看成是鞏固自己地位，進而控制黨和政府、實行軍政的關鍵動作。他一面反覆與孫傳芳談判，一面揮軍入贛。

先打江西而不打安徽的原因主要有二：

一、調兵方便。從湖北到九江，從湖南到萍鄉，從廣東到贛州，都比進攻安徽方便許多，兵貴神速。更重要的是，拿下江西，便打通了往浙江杭州的大路。

二、盤踞江西的聯軍總司令鄧如琢非孫傳芳嫡系，他始終游離於吳佩孚與孫傳芳之間，不願意他人插足贛境。對孫傳芳的援軍也不感冒，只令其在贛北駐紮。

九月五日，趁鄧如琢喪父，北伐軍第二軍、第三軍開始從贛西發動進攻。六日就占領了江西的西大門萍鄉。十一日，第六軍占領了贛北修水。此時鄧如琢主力在離南昌不到兩百里的藥都

樟樹與第二軍、第三軍相持。第六軍軍長程潛得知南昌城內只有六百多人的部隊，決定放棄攻打德安等地，命令十九師星夜兼程奇襲南昌。程潛的舉動源於他不願接受第三軍軍長朱培德的統一指揮，就在全面進攻江西的當日，他還向蔣介石辭職，但沒被允許。

九月十九日，十九師兩百多便衣隊潛入南昌，在城內工人、學生的策應下，成功實施了奇襲。城內的南昌警備司令和省長竟越牆而逃。程潛得以凱歌齊奏，躍馬入城。

接著第一軍第一師部分在蔣介石拜把兄弟王柏齡的帶領下，也進入南昌。古都洪城，一邊是政治部舉行萬人群眾大會，慶祝南昌勝利；一邊卻是北伐軍軍官們趁機解決個人問題，師長王柏齡居然跑去妓院作樂，導致軍中無主。正巧二十一日是中秋節，南昌市民抬著豬肉月餅勞軍。當晚政治部宣傳隊還掛起煤油燈在街頭演出，一派祥和。

而鄧如琢這時已揮師回昌。因程潛乃孤軍深入，被敵人的優勢兵力包圍。結果第六軍十七師、十九師，第一軍第一師損失大部分兵力。程潛剃鬚化裝，靠江西老鄉帶路才得以逃出南昌城。

程潛奇襲南昌，蔣介石是知道的，但不具體，二十日還電令程潛、王柏齡布置進攻南昌任務。二十二日接到程潛「側背受威脅」的電報後，他在日記中寫道：「彼私心自用，欲先爭南昌之咎也。」「程受此教訓，其或不敢再莽。」遺憾的是，蔣介石自己也沒放下私心，他在萍鄉過了一個乏味的中秋節後，開始東進。他要二打南昌，實現解放贛東的目的。

十月九日，第一軍二師與第二軍五、六兩師到達南昌城下。南昌守軍岳思寅、張鳳歧等為

了使北伐軍攻城失去屏障，命令工兵營在城外縱火，將北門——德勝門，西門——章江門，南邊兩門——廣潤門、惠民門外變為焦土。江南三大名樓之一滕王閣在這次大火中被毀（過了六十二年，一九八六年滕王閣才重新矗立於贛江之濱，此時的滕王閣已是鋼筋水泥）。

十二日，北伐軍開始攻城。蔣介石當日早晨四時，由南昌西南方向的鄧家埠出發，七時趕到南昌城外。有個諸葛之稱的桂系名將白崇禧見南昌城堅固，不主張圍城硬攻。但蔣介石一意孤行，他忘了上個月程潛失敗的原因，親往德勝門外第二師陣地，決定當晚十二點進行夜襲。

誰知岳思寅的敢死隊在十二點之前從城下水閘溜出，偷襲了正準備攻城的第二師第六團。混亂中，第六團幾乎全團覆滅。

身處前線的蔣介石頓時慌了，當場竟想自殺以謝黨團。他清楚，戰場瞬息萬變，自己很可能被殺或被俘擄，不如殺身成仁。幸好白崇禧事先在贛江上搭了兩座浮橋，讓蔣介石與殘兵們得以撤退。

十三日，蔣介石下令撤回，他自己由原路撤到了生米街，一夜未闔眼的他倒枕酣睡。

就在蔣總司令大睡之時，在九江指揮作戰的孫傳芳得知了南昌勝利的消息。並有傳言說，蔣介石腹部中彈，已經死亡，加倫也負了傷。孫傳芳未加核實，立刻開動宣傳機器聲稱：「佇看樓蘭將滅，痛飲黃龍。」

蔣介石對此流言痛恨至極，對南昌守軍岳思寅、張鳳歧更是恨之入骨。但此刻，他冷靜下來，下面的仗該如何打？

已有情報表明，通過擴編掌握了四個軍兵力的唐生智開始游說蘇俄顧問，說蔣介石太累了，不如讓他來指揮北伐，打下江西、奪取南京都沒問題。這讓蔣介石焦躁不安，急中生智做了兩個決定，一是請求他的顧問加倫去武漢求援；二是開始與孫傳芳談判，不斷施放煙幕，並派人當說客，游說孫傳芳的部隊倒戈。

結果，兩招都有很好的效果：加倫說服了共產黨繼續支持蔣介石，同時把第四軍張發奎部四個團與賀耀祖的第二獨立師自武昌調入贛戰場。加倫還制定了一個完善的作戰計畫；孫傳芳則被蒙在鼓裡，這位留著八字鬍、曾是日本岡村寧次部下的總司令，一點也不知道已有七千多部下倒戈了。

三攻南昌開始了，這實際也是對江西的全面進攻。戰略方針是沿南潯鐵路，截斷南昌到九江的交通線，讓孫傳芳首尾難兼顧。

賀耀祖與張發奎在九江馬回嶺與孫軍交火。十一月三日占領馬回嶺，十一月五日占領九江。孫軍開始失去鬥志，整個南潯線在八日之前全部落入北伐軍之手。這時，蔣介石下達了攻擊南昌城的命令。

但南昌最終並非打下，而是守城的唐福山、岳思寅、張鳳歧投降了。他們投降的條件是：只接受曾任東南五省聯軍江西軍總司令的方本仁收編。南昌不費一彈便被解放。

「黃埔三傑」之一的蔣雲先於十二月九日在《黃埔日刊》上發表了〈北伐戰況報告〉。他在報告上描述了激戰江西的重要性：「這次戰爭之激烈，是民國十五年來所沒有的。因為雙方都

是主力，孫敗不但不能保住江西，江浙都要動搖。假如是我敗，也不只湖北、湖南成了問題，就是廣東也很危險。所以彼此都拿出全副力量拚個你死我活。」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蔣介石在萬眾瞻仰之下進入了南昌城。往日蕭條寂寥的景象，陡然變成熱鬧的市場，男女老少為迎接總司令而擁堵了道路。

得意洋洋的蔣介石知道，孫傳芳的大部分精銳部隊已被殲滅，他本人則逃回南京。東南之大患已除，自己原本岌岌可危的軍事威信徹底穩固了，三年來的辛酸，總算得到了報償，從這一刻起，無人可以逆轉蔣中正的地位。中國的統一並非遙遙無期了。

入城後，生性多疑又很要面子的蔣介石毀約了，槍斃了南昌投降的三名軍官唐福生、岳思寅和張鳳歧。此三人險些葬送了他的前程，而且就他們把滕王閣燒得剩塊青石匾這一條罪名，就足以被槍斃。幾個月前遊岳陽樓時的情景記憶猶新，只是遺憾看不到華麗之滕王閣了，不殺此三人實在難解心頭之恨，也就管不得方本仁將軍的憤而離軍了。

遭遇與三名軍官同樣命運的還有南昌的城牆。已有五百多年歷史、總長達七千兩百米的城壩，從民國十六年一月起，到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兩年時間全部被拆除。

與張靜江談話時，蔣介石沒有告之在他進南昌的當天下午，除了給張靜江、譚延闓發電報捷外，還給宋子文發了一對請他轉宋慶齡的電報：「孫夫人玉鑑，江西克復，東南可平，先生在

天之靈可以告慰大半矣。夫人如駕來，請由海道為便……並請孔夫人與三妹同來一敘為盼。」

他知道想要與宋慶齡成為一對，很難很難，但國母那位還未嫁人的三妹呢？

把自己從孫中山的學生變為孫中山的連襟，一直是蔣介石盼望的。與宋家聯姻，最實惠的是可以讓宋子文部長批准放款的筆鬆一鬆；只是此事還不能與二兄商量。張靜江的老婆朱逸民與陳潔如可是好朋友，而此刻，還不能失去潔如。

經過緊張籌備，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六次臨時會議在南昌松柏巷附近的江西高等學堂召開。在南昌的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以及政府官員比在武漢的更多、更正宗，召開會議具有完全的合法性。

會議中心議題是針對武漢的臨時聯席會，討論將中央黨部和國民黨政府暫設北伐軍總司令部所在地南昌。在蔣介石放出「最後決定由二屆三中全會進行表決」的話後，有十二位委員投了贊成票。

陳果夫已在南昌東湖百花洲畔，找好了一處房子作為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所在地。

這次會議的決議傳到武漢後，當即被聯席會議拒絕。六日，蔣介石以中常委主席的名義致電徐謙，進一步闡明政治中心設在南昌的意義，仍遭拒絕。

武漢的態度，讓一度搖擺的譚延闓不高興了。在南昌的中職委、中監委是多數，國民黨二屆臨時全會選舉出由蔣介石為中央常委務委員會主席也沒改變，在武漢弄一個臨時聯席會議並非

中央授權。現在撥亂反正，他徐謙憑什麼阻撓？

蔣介石乘機於七日召開中央政治會議第七次臨時會議。這次會議一不做、二不休，決定成立湖北省政府和武漢政治分會，要求在漢聯席會議的同志一律前來南昌辦公。

南昌派往武漢上任的人還沒出發，鮑羅廷卻從武漢來了南昌。他並非為妥協而來，而是按照史達林的電報指示，來說服蔣介石同意定都武漢。他掌握了一個讓蔣介石妥協的「炸彈」——那就是汪精衛。此人是蔣介石的軟肋，只要收回「迎汪擁汪」的決議，蔣介石就可能轉彎。

曾是碼頭工人的大鬍子俄國人鮑羅廷，猶太人血統，長於辭令，判斷迅速而精準，善做遊說工作，具有豐富經驗的革命背景，加上他隨遇而安的性格，很得孫中山及其他國民黨人的歡迎。蘇俄撥付的兩百七十萬元創辦軍校的費用，就是經他之手一筆一筆撥給黃埔軍校的，甚至國民黨軍官的薪水也由他支付。

蔣介石曾對黃埔軍校學生說：「總理雖然死了，但總理的政治顧問鮑羅廷先生在這裡，就如同總理活著一樣……服從鮑羅廷顧問，就如同服從總理一樣。」還要求學生舉手宣誓效忠。

然而這次，鮑羅廷錯了，這位掌握「草料」的俄國人根本就不明白中國人「既然寶刀在手，就當笑傲江湖」的傳統觀念。已經手握重兵、打出了廣東的蔣介石朝著更高的目標前進，他不可能回頭，也不會允許別人擋道。

鮑羅廷無功而返，決定對蔣介石進行打壓。他要利用在國民黨中多數領導人還支持聯俄與

依附心理，孤立蔣介石，這個機會在一月十二日蔣介石到達武漢時來到了。

蔣介石同意應鄧演達等人之邀到訪武漢，是他解決了軍事上的後顧之憂後所決定的。在連續召開兩次中央政治會議臨時會議的同時，他還召開了國民革命軍軍務善後會議。會上，雖然唐生智、鄧演達反對他提出「向長江下游進軍」的計畫，但最後為了各自的利益，還是決定對退到河南的吳佩孚暫取守勢，集中兵力徹底消滅孫傳芳，解放浙江、江蘇和安徽。北伐軍由此分編為東路軍、中路軍和西路軍。

東路軍交由何應欽、白崇禧指揮，分兩路入浙作戰，目標是上海；中路軍總指揮由蔣介石兼任，由贛東北直撲南京；西路軍總指揮為唐生智，進軍豫南策應。

這個作戰序列是蔣介石深思熟慮的結果。他知道，上海不得，則長江形勢閉塞，海內外交通亦難自如；河南不得，則中原難定，也不能與馮玉祥的西北軍聯手，山西的老狐狸閻錫山亦不會表態。而南京是志在必得，蔣介石已在心中把那裡看成是他的終極地盤，那裡也是孫中山心中的首都。必須三路出擊，才能攻守自如，讓河南奉軍感覺自危，張作霖不能抽出部隊支援孫傳芳。

元月七日，在南昌東南丁家山剛開完臨時中央政治會議的蔣介石親自為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送行。這支部隊將從這裡沿浙贛線向東北方向進軍。

軍事問題解決了，蔣介石理所當然地以勝利者的姿態蒞臨武漢。他以為只要他本人出現在武漢，便可馬到成功使武漢聯席會議灰飛煙滅，關於他的一系列謠言也會不攻自破。

誰知才下船，在當天舉行的武漢各屆歡迎宴會上，一向尊敬的蘇俄顧問鮑羅廷竟給了他當頭一棒。

鮑羅廷端著酒杯對他說：「蔣同志，我們三年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的事情，你應該知道。如果有誰壓迫工農，反對共產黨，我們無論如何要想辦法打倒他的！」

蔣介石沒想到鮑羅廷如此不給面子，直直道出了這樣的話語，善察言觀色又有隱忍本領的他沉默了。事後他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指出：「他（鮑羅廷）不只是欺負我個人，不只是壓迫我個人，完全是欺負我們國民黨，欺負我們中國人。我哪裡可以放過他！」（蔣介石自認為平生有受過兩次「奇恥大辱」，這是一次。另一次是過了三十一年，胡適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蔣介石興致勃勃致辭，胡適卻當著全體「院士」的面說：「總統，你錯了……」氣得他晚上睡不著覺，必須起來吃安眠藥才可入睡。）

鮑羅廷用西方的觀念看待朋友同事，他根本不知道，在生性多疑、又極怕丟面子的蔣介石那裡僅得罪此一次，他已經從朋友變成了十惡不赦的敵人。

接著在聯席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徐謙又發難：「請問蔣同志，既然中執委和國民政府在哪處辦公要由三中全會決定，你為何急於將政治會議設在南昌？政治會議原本是蔣同志你極力主張設在武漢的，現在又出爾反爾。請問蔣同志目的安在？居心是何？」宋慶齡甚至指出：「南昌

的兩次臨時會議，因不合法定人數，應無效。」

儘管蔣介石竭力解釋，卻招架不住多張嘴巴，在武漢的他如坐針氈。

更沒想到的是，他的助手鄧演達會突然向他發難。在十五日晚上招待武漢農工商及新聞各界知名人士的宴會上，蔣介石說：「凡有意見，還希望開誠布公。」

誰知這句客氣話讓鄧演達抓住，當即說：「我是北伐軍總政治部主任。我想把所聽到的各團體代表所提出的願望和要求歸納起來，各界如認為滿意，請一句一和。」說完竟操著廣東國語高呼口號：「中央黨部立即遷駐武漢，蔣總司令前來坐鎮武漢！」全場各代表跟著鄧演達喊口號，弄得蔣介石尷尬至極，只得吃緊為由連連推諉。

連續被責難，讓心胸狹窄的蔣介石有理由相信，是鮑羅廷親自煽動了這場反蔣行動。雖然蔣介石表面很風光地出席各種歡迎會，包括十三日武漢市民閱馬場舉行的三十萬人歡迎大會，還在武漢寧波會館與江浙的資本家見面。但他內心被煎熬著，撲面而來的反對聲浪，以及包括鄧演達在內那些鄙視的目光，讓他無法再待下去。他知道，在這些人眼裡，他無甚權威，不過是個機會主義者。

十八日，蔣介石匆匆離漢回江西九江。

廬山是座世界級的名山，「春如夢，夏如滴，秋如醉，冬如玉」，四季都如同天然山水畫，可謂「匡廬奇秀甲天下」。

對這座充滿山水人文的名山，蔣介石一謀面便喜歡得不得了。這裡的盤旋小道、飄忽不定的雲霧，讓他想起家鄉的雪竇山。生長在水邊的他，總是對山有著解不開的情緣，凡有好友臨贛，或有重要會議，他都首選在廬山行事。

一個多月前，他陪同宋慶齡、鮑羅廷等人在雲霧中遊覽這裡。沒想到他們如今都反對自己，該如何解套？他想到正在廬山小住的張靜江。

一月的廬山氣溫已是零下，為商量大事，從武漢回贛的蔣介石不顧嚴寒，也沒有急著到南昌見陳潔如，而是在九江下船後，直奔廬山腳下的蓮花洞，從這裡坐滑竿登上牯嶺。

兩個多小時後，他見到了腿腳不便卻能運籌帷幄的二兄張人杰。

「二兄，我十號送給嫂夫人的照片不知收到否？」在照片上題字然後送給別人，是蔣介石做人際關係的手段。

消瘦的張靜江微笑說：「收到了，內子誇你英姿勃發，要我代為致謝。此番漢口之行，可有收穫？」

蔣介石搖著頭，端起一杯廬山山泉水喝了一口，說：「廬山泉水，名不虛傳，清澈可口。」

張靜江溫文儒雅，依舊微笑：「老弟還是不改不喝茶的習慣，此地的雲霧茶可是名茶呀。」

蔣介石放下水杯，說道：「習慣的形成，非一朝一夕。夫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張靜江擺擺手道：「你不是專程來喝口白開水的吧？」

蔣介石又搖搖頭，把此次的武漢遭遇訴說了一遍，也分析了原因，還告之武漢已出現「打倒張靜江」的口號。

張靜江邊聽邊點頭：「介石啊，你這分析是對的，一定是鮑羅廷在搞名堂。他自以為手中有錢，就可以為所欲為，看來要有應對措施。我的意思，既然鮑羅廷不給你面子，也就沒必要再托著他，公開表明態度，省得自己人以為你軟弱。他們打倒我？能打得倒我嗎？」

蔣介石問：「如何公開表態？」

「直接給徐謙和共產國際發電報，驅逐鮑羅廷。」張靜江堅決地說。

蔣介石眼睛一亮，心道：這是個好辦法，可以進一步試探他們。「好，我回南昌立刻辦。

二兄，我想把戴傳賢、黃郛、張群他們請上山來住幾天。」

張靜江一聽就知他的意思，端起茶杯小品一口後說：「好好，還有不少事體需要商量。另外，一月三日的漢口事件與武漢英租界、九江租界被國民政府接管，武漢政府十四號還發行了九百萬國庫券，都值得注意。你現在正是羽翼漸豐之時，外交問題馬虎不得，經濟問題更馬虎不得。」

蔣介石佩服這位二兄的，正是其高瞻遠矚的思維。他說：「英租界的問題，都是因為英國水兵登岸開槍打死工人所致。此次拿英夷開刀，也是試探。一戰以後，大不列顛的實力已不足以再派遠征軍了，我要看看其他國家的態度。二兄，如果與蘇俄分手，你看我們能與哪個國家合作呢？是日本？還是美國？英租界問題日本已經表態中立，這是個好兆頭。我也想邀請我的日本老

師上山小住。」

張靜江會心地笑了，這位多疑且暴躁的小老弟開始成熟了。

蔣介石到達南昌後，立刻給武漢徐謙發電報，要求正式解除鮑羅廷的顧問職務；還同時給共產國際發電，內容也是要求他們召回鮑羅廷，另派顧問。

接著，蔣介石二十五日在南昌召開軍事會議，確定長江下游的具體作戰方案。具體方案還是軍務善後會議決定的：取杭州與上海，消滅孫傳芳，會師南京城。

自拿下南昌後，北伐軍作戰簡直是勢如破竹，所向披靡，現在可以騰出時間來搞搞政治鬥爭了。

發往武漢徐謙的電報遭到預料之中的拒絕，發往共產國際的電報如石沉大海，但表明態度的目的已經達到，目前最重要的是商量並拿出更加具體的辦法對抗武漢。蔣介石首先想到的還是拜把兄弟們，於是把兄弟們接到廬山，住進廬山唯一的街道——牯嶺街的仙岩旅館。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是蔣介石為人處世的金科玉律。從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到寧波箭金學堂讀書起，他便開始結拜兄弟。

真正讓他嘗到結拜好處的是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四月東渡日本，與比他大九歲的陳英士（陳其美）焚香換帖，義結金蘭，誓言是：「生死與共，安危同仗。」同時結拜的還有黃郛，號稱「桃園三結義」。那年，蔣介石十九歲。而介紹他認識陳英士的人則是在奉化讀書時

的盟兄周淡游。

陳其美成了蔣介石革命的領路人，是他把小蔣介紹給孫中山。此後一發不可收，民國的許多風雲人物都成了蔣介石的換帖兄弟：張靜江、許崇智、戴季陶、楊虎、邵元沖、李宗仁、王柏齡……此刻他還不知，尚有兩次重要的結拜在等著他，一個是比他大五歲的馮玉祥，一個是比他小十四歲的張學良。

雖然有如此大規模的結拜，蔣介石卻並未四處宣揚，只是默默地享受著兄弟們帶給他的好處，他甚至在他公開出版的年譜中也不願記錄下他的這種所為。但他冒著生命危險抱出被暗殺的陳英士之屍首並埋葬的義氣故事，讓他的兄弟們津津樂道。

與蔣介石相伴最久的是他在日本留學時的同窗張岳軍（張群）。北伐軍總司令部駐紮南昌後，張岳軍即被邀請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總參議，主持南昌行營事務。

接著，蔣介石邀請在天津閒居的黃郛南下。這位黃兄弟果然明白盟弟的意思，南下途中路過上海，順便說服了中國銀行副總裁張嘉璈資助蔣介石二十萬元現款。這可是一份大大的見面禮。更重要的是張嘉璈乃聲名遠播的中國第一代銀行家，他的支持代表著金融界的支持。

兄弟幾人踏雪上山，在仙岩旅館一直待到二月一日除夕夜。談話中，蔣介石始終對鮑羅廷當著很多同志的面指責他而耿耿於懷。

張靜江是生意人，明白投入產出的關係。他分析鮑羅廷敢橫下一條心改變躲在背後當顧問的策略，一定是有了大筆錢。一是財政部長宋子文在武漢，他掌握著大筆軍費，最近的一筆

一千三百萬就壓著沒給南昌；二是譚延闓、何香凝等中執委還在動搖，不一定會死心塌地跟著蔣走；三是唐生智已經倒向聯席會議，這是鮑羅廷的軍事力量；四是他們在打正周遊世界的汪兆銘的牌，用此人從政治上壓制蔣介石；再有就是蘇俄的各種支持。

黃郛則指出，在中國，政權的取得和維繫不但要靠槍桿子，還要看社會基礎和民眾基礎。北伐軍的政治主張、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還是得到廣大民眾支持的。他一路南下所見所聞，社會中上階級都是熱切盼望北伐軍的，這次張嘉璈同意資助就是個例子。

戴季陶有較豐富與外國人打交道的經驗，他清楚，近代以來，國外勢力往往能左右中國的政治時局，目前蘇俄就在做這件事。他用擺龍門陣的口吻說：「不知各位是否注意到外國人的態度？一月十八日，日本內閣外相幣原喜重郎宣布：日本政府尊重保全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對於中國內爭嚴守絕對不干涉主義；美國國務卿弗蘭克·比林斯·凱洛格二十七日發表聲明：美國希望中國團結、獨立和繁榮，將盡早放棄中國的關稅和治外法權；英國外交大臣張伯倫二十九日發表演說，宣稱：英國願意變更條約中的領事裁判權和外國租界的準獨立地位。這些東西都說明了什麼呢？」

蔣介石接話說：「說明了帝國主義在看好我蔣中正。他們經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各國國力都不足以再和我們打一次鴉片戰爭。蘇俄與日本英國等已經分道揚鑣。雖然中國目前的政治軍事態還不明朗，但他們的表態還是根據我去年雙十節〈敬告全國民眾書〉中的『取消不平等條約』而來。這是不是說明我們在列強那邊還是有一定分量，要不然日本駐九江領事大和久義郎不

會趕上山來與我會晤。雖然我們不怕英國，但我不贊成武江、九江奪取租界的做法，應該還有比這種做法更好的辦法。」

兄弟幾個喝著雲霧茶，還不時離開溫暖的壁爐，去寒冷卻意境非凡的錦繡谷走上一圈，再去花徑散步尋幽。他們在分析時局、分析各色人物時，並沒有完全看清，鮑羅廷橫下一條心的根本原因是由遠在莫斯科的史達林所操縱。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蔣介石用他寧波官話抑揚頓挫地誦吟著蘇軾的千古名句。他還告訴兄弟們，在他家鄉奉化雪竇山上有座御書亭，儘管沒有廬山的御碑亭出名，但也足以說明雪竇山的人文氣息，雪竇山上的雪竇寺就是那個著名的大肚羅漢彌勒佛的道場。

戴季陶是與蔣介石無話不談的人。據傳，兩人在日本時，曾與一個叫津淵美智子的少女共同生活，蔣介石二兒子蔣緯國的出生之謎由此而來。蔣母去世時，戴季陶受孫中山的委託，去溪口弔唁。他見蔣介石此時此地提到「不識廬山真面目」，又提到彌勒佛、御碑亭，便知這位仁兄在想什麼。便道：「只是不知鮑羅廷的真實面目是什麼？他拉攏孫夫人、鄧演達、唐生智等，堅決要定都武漢，一定有我們看不見的東西。」

蔣介石回想到：「我記得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總理走後不久，季陶就發表了〈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的文章，闡明中國所需要的是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不是共產革命，絕不可以唯物史觀打破國民革命。」

張靜江說：「我記得文章中指責了中共在國民黨內做破壞活動，以擴張中共的組織。今天看，真有前瞻性。」

蔣介石苦笑一下說：「當時，我雖然知道蘇俄不懷好意，但還沒有季陶的眼光，尚不能想到今天之蘇俄顧問有這般囂張。」

張群說：「他敢當著那麼多人的面欺負總司令，足以暴露出了他真正的面目。」

「我當校長教學生也沒寫得這樣子嚴重，他鮑大鬍子是什麼東西？無非是想用唐生智的武力，用汪兆銘的黨內權威來挾制我革命，我不會放過他的。」在兄弟們面前，蔣介石講話放鬆得口無遮攔，常把自己心裡的东西講出一部分來。

黃郛一直在認真聽，邊思考著。他呵出一口寒氣說：「迎汪抗蔣是明擺著的事，介石的名頭和手中的軍隊，嚴格來說並不十分穩固。武漢方面不希望去年發動三三〇事件的蔣派獨大和權獨攬，這很自然。關鍵是我們能想出什麼對策。」

張群用他學會的河南話罵了一句後說：「我懷疑共產黨在趁機擴張。現在雖然宣傳部、勞工部和農民部不是共產黨直接掌權了，但也不是我們這一派在親自掌權，黨內有不少人與共產黨打得火熱。那個毛潤之搞的中央農民講習所據說又要在武漢搞了，上個月他到了南昌來要經費和招生，風流文人郭沫若還請他吃過飯。」

蔣介石並沒太注意張群說的話，在他眼裡，毛潤之無非就是個有點知識的鄉下人，不必太看重，要看重的是來自黨內的危險人物。張群說得有道理，好多部門都缺人，而身邊就急需要一

個政治秘書，要善於宣傳自己啊。他已經瞄準一位在上海報館工作名叫陳布雷的記者，是剛剛退出共產黨不久的邵力子所舉薦的人才，已託他給陳布雷送去一張自己的簽名戎裝照。陳布雷答應到南昌一晤，這幾天該到了。看來送照片也可以產生無聲勝有聲的作用。這一招屢試不爽。

經過多日謀劃，在仙岩旅館的最後一天，幾兄弟形成五條共識：

第一，蘇俄顧問太專制，共產黨太厲害，不能讓他們壯大，必須在恰當的時機離俄「清黨」；  
第二，盡快獲得銀行界的資助，解決北伐軍的後顧之憂，這是瓶頸問題，進而釐清國家財政；

第三，現在就著手介入外交工作，加強與日本合作，但不能忽視與英美的往來；

第四，將北方的馮玉祥、閻錫山兩支武裝力量納入盟軍隊伍，牽制住張作霖，讓這位鬍子頭無法抽身與孫傳芳等人聯手。

第五，聯俄容共政策已被北伐軍的政治委員們弄得深入人心，要盡快使國民對離俄「清黨」有所了解。

接著，蔣介石又與正在廬山的小室敬二郎談話，此人是他的留日教官。他對當年自己離開日本潛回上海時，小室特置酒送行表示感謝。

談話中，蔣介石再次談到實現中山先生的軍政、訓政和憲政的建國方略，並暗示日本人，

統一中國非他莫屬。他表示：「如果日本正確評價我們的主義和鬥爭，我願意和日本握手。」小室敬二郎是奉幣原喜重郎之命前來廬山的，目的是與蔣介石這位新軍閥接洽，維護日本在中國的利益。他指出，工人罷工已如潮水般洶湧，侵害了各國利益，軍隊要有所表示。

忙碌的蔣介石回答說：「本人是革命軍總司令，如何能用革命軍去制止勞動者的革命行為呢？但如果勞動者有跋扈行為，或其他危及國際關係的行為，那軍隊絕不會放任，也可能採取非常手段。」

蔣介石並不知道，在他離開武漢幾天之後，鮑羅廷曾專門請桂系首領李宗仁一敘。

以桂系為主的第七軍是歸附國民黨的第一支地方部隊，也是第一支被派遣北伐的部隊。不到一年時間，第七軍已被人們稱為「鋼軍」，其戰鬥力讓鮑羅廷刮目相看。他想，把李宗仁團結進來，與唐生智一起成為國民黨左派的雙劍客，對蘇俄今後在華的利益大有好處。於是他以讓李宗仁取代蔣介石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為誘餌，引李上鉤。

但蘇俄人再一次沒想到，已經是蔣介石義弟的李宗仁將軍客氣地拒絕了。只是這位出生在嶺南僻壤廣西臨桂的武將，亦沒有向義兄蔣介石報告此事，他有自己的宏大算盤。

虎去兔來。除夕下午，蔣介石一行回到南昌。

第一次在南昌過年的蔣介石與陳潔如讓廚師做了一桌南昌菜。這是他從未吃過的贛菜餚：

米酒蒸板鴨、米粉蒸五花肉、大盆雜素、紅燒獅子頭、清燉雞湯、臘骨豆腐、滷水白魚，主食是南昌炒米粉與白糖糕。

不抽菸、不喝茶、不喝酒的蔣介石，在陳潔如的勸說下喝了一小杯紅酒。因為他不吃辣，所有的菜都沒放辣椒，實際上已經沒了贛菜的風味。

陳潔如說：「聽袁太太說，南昌人很喜歡吃辣的東西，而南昌菜也以辣為主。」

蔣介石不以為然地說：「湖南人不怕辣，江西人辣不怕。但一切都可以改變，只要有權力。奈，我看這種白糖糕就沒有溪口的千層餅好吃，這個豆腐也不能跟溪口的芋艿頭比，我們奉化的梅菜扣肉比這個米粉蒸肉就清爽。」

蔣介石在與親近的人講話時，總是會鄉音加重，如奉化人常用的語氣助詞「奈」和表示清楚的「清爽」等。

陳潔如笑著說：「你是想家了。」

蔣介石「哼哼」兩聲說：「家倒是不想。對經國、緯國還是想的。自去年七月離開廣州後，就沒再見過他們。那天緯國哭了，我在車上看見的。經國赴蘇留學一年多了，聽說還有個外國名字。不知現在狀況如何？緯國已回到了上海，可能過幾個月就能見到。」

在陳潔如眼裡，蔣介石是個嚴父。他對兒子很苛刻，以至於大兒子經國見到他就如同老鼠見到貓，連說話都變結巴了。而此刻他又像是一位慈父。遺憾的是，自己沒有他的孩子。

見陳潔如的情緒有些低落，蔣介石立刻說：「明早有一件高興的事，上海一位記者來南昌

看我，是我器重的人，二兄也看好他。」

「誰呀？」陳潔如問。

「他叫陳布雷，慈溪人。這個人才思敏捷，文筆犀利，聽說還品行端正、溫和謙恭，我身邊需要這樣的人。只是不知道他有沒有野心？有沒有忠心？」

第二天，接受完各方拜年後，陳布雷來了。他身穿布料長衫，乾瘦短小，一副落拓不羈的模樣。一起來的還有即將出任《申報》主筆的潘公展。

初次相見，讓好以貌取人的蔣介石對陳布雷有些失望。但開口談話後，他馬上想到一句俗語：真人不露相。

寒暄過後，蔣介石說：「以後布雷先生不必稱我為總司令，隨便一點好了。總司令是軍隊的職務，布雷先生並非軍人。見過張人杰主席了？」

陳布雷與潘公展是昨天到的，蔣介石請張靜江先和他們談談，做個鋪墊。

潘公展表示已見過，並對張靜江拖著殘疾的身子努力工作表示敬重。

陳布雷卻時刻不忘記者的職責，問到：「請示蔣先生，當前局勢及現階段的革命方略。」

這個話題是蔣介石很願意談的，他現在需要在一切場合宣傳闡述自己的主張，要讓民眾在接受一個總司令的同時，還接受作為政治家出現的蔣介石。

他激昂地說：「武漢南昌已定，上海南京也將克復。這樣，長江中下游可告底定，然後再

揮師北伐，直搗京津。但是，目前黨內還有分歧，比如遷都問題。我並沒有完全確定在南昌建都，可以商量嘛。但有不少黨內同志逼我表態，我的態度是什麼？就是革命！如果有人要妨礙我革命，那我就革他的命。」

陳布雷發現蔣介石在講最後幾句話時，雙目射出的是利箭般的凶光，不由暗中打了個寒顫。

見陳布雷沉默，蔣介石問：「布雷先生，你是記者，最近有什麼大新聞啊？不妨說說。」

陳布雷理了理思路說：「我感覺元月三十日北京政府免去英籍總稅務司安格聯的職務是件大事，這開創了中國外交史首例。」

蔣介石點點頭說：「這個英國佬，不拿中國當一回事，對北京政府的『二五』附加稅陽奉陰違。但是，我們一定要看到，涉及外國問題就不是小事，要慎之又慎。安格聯的事會引起什麼反應，還很難說。」

陳布雷解釋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已無外交可言。袁世凱的『二十一條』，喪權辱國。不管怎麼說，北京政府敢於行使權力，總歸是讓人痛快的。」

蔣介石微笑起來，眼前這個長臉、八字眉、勾鼻子的慈溪人到底是個文人。他繼續問：「還有什麼消息？」

陳布雷看了看潘公展，接著說：「上個月二十日，廣州嶺南大學收歸中國管理，這也是我國收回教育權的首次記錄。另外，有傳言說狗肉軍長張宗昌將南下與孫傳芳會合，上海可能會被奉軍接管。」

蔣介石繼續微笑，北伐軍在江浙進展順利，拿下上海只是時間問題。他既信心十足、又很是嚮往地說：「上海，愈亂愈好。那位有幾十個老婆的張宗昌和他的奉軍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他碰碰已是強弩之末的吳大帥還可以，如果遇見我國民革命軍，一定是一觸即潰。你們信不信？」

潘公展連連點頭，陳布雷若有所思。

這次談話之後，蔣介石對陳布雷印象很好，決心要留下他。雙管齊下，一面親自介紹他入黨，一面又再試試他的文筆。正好需要發表一篇〈告黃埔同學書〉，便讓陳布雷執筆。

在蔣介石辦公室，陳布雷研墨備紙，問：「先生這篇文章主旨是什麼？」

蔣在房內踱步，說道：「北伐進展有目共睹，我黃埔師生戰功卓著，但派系分歧，潛伏隱患。我想給他們說說話，想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文章一定要有文采。」

陳布雷略略思索，提筆落紙。他那寫社論、寫評論的功底開始噴發，筆下妙句源源不斷。

蔣介石走到邊上看，連聲稱讚：「好！好！」見陳布雷收筆，他連忙拿起文章默說一遍，邀請道：「布雷先生，今後是否願意在我的總部工作？」

陳布雷歉意地說：「蔣先生，我還是想回上海當記者辦報紙。」

「好，好。」蔣介石附和地說，心中升起一些不快。事後，對張靜江說：「奈，這個書生不願做官，可惜。學而優不仕，他會把孔夫子氣死了。」

張靜江不動聲色地說：「放心，你現在是勞苦功高的草頭蔣，只要你禮賢下士，陳布雷會

在你身邊的。」

張靜江的話後來得到驗證，陳布雷三十八歲第二次見到蔣介石後，便開始了做蔣首席秘書的二十年生涯，直到他五十八歲自殺身亡為止。

這個春節是蔣介石有生以來最忙的一個春節。一手抓軍事，一手抓政治，左眼盯著戰場，右眼看著政壇，時刻提防被人算計。新結拜的兄弟李宗仁後來這樣評價他：「古人有句話，叫『共患難易，共安樂難』。像蔣先生這樣的人，恐怕共患難也不易。」但在這個非常時期，不狠，就可能全盤皆輸。

在廬山與兄弟們達成共識後，馬上派戴季陶去日本。要離開蘇俄的資助，就必須盡快找到另一個國際援助國。而兄弟們對日本都熟悉，就目前局勢看，可以用日本取代蘇俄。他要求戴季陶到日本後一定要表示：國民黨絕非赤化者，俄國的援助也純屬精神層面。只是日本人並不是傻子，他們覬覦我中華已久，但除了東洋國，還有誰可以成為國際援助國？

北伐軍軍費又捉襟見肘了。軍需處長徐桴去武漢找宋子文，但吃了閉門羹，這位總理的小舅子並沒有把蔣總司令放在眼裡，他按照自己的思路打理民國政府的財政。

四日，宋子文到南昌斡旋遷都之事，但蔣介石表現冷淡。五日，便收到徐桴從武漢發來的電報：「我軍命脈，操在宋手，請總座迅電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圖良法，萬不可操之過急，致生重大影響。」

面對一千三百萬元的暫扣軍費，蔣介石不得不慎重。他明白，北伐使我蔣某人壯大的同時，其他的人也在壯大，眼前的唐生智、李宗仁的實力也已經不得了。

擁兵自重，自成派系，割據一方，以軍隊控制政權，是國家政治的一貫範式。誰能把利益、價值和組織整合為一個整體，誰就可能使這個國家統一。而「國家統一」是全中國人一個不容置疑的信念，蔣介石思忖，必須利用這個信念。

可是，鮑羅廷顯然已經建立了以唐生智為中心的反蔣軍事聯盟。在上個月二十五日的軍事會議上，唐生智、鄧演達就公開反對進攻長江下游。第七軍的李宗仁、第三軍的朱培德、第四軍的張發奎也都不是吃素的。此刻南昌的主力部隊是朱培德的，九江的部隊是程潛的，雖然兩人彼此不和，但肯定也是在我與唐生智之間觀望，必須暫時先用軍費牽制他們。看來，宋家的大公子成為了走活全盤棋的關鍵棋子。

經過與張靜江、譚延闓等人商量，決定八日依舊在廬山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五十八次會議。中心議題是：同意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遷至武漢，但中央全體會議（二屆二中全會）的會期則另定時間召開。同時，撤銷武漢聯席會議，派那個頑固的徐謙出國考察。這是蔣介石思想後決定做部分妥協的結果，但他殺心已起。

於是，南昌——這座古老的、一肩挑起廬山與井崗山的戰略要地，在蔣介石的妥協中，與成為中國首都的機遇擦肩而過。但蔣介石始終沒有忘記這座城市，二十多年後他敗退台灣時，不忘把台北古亭區內的一條街道命名為「南昌路」。

第五十八次會議召開的第二天，孫科、鄧演達、徐謙等便在武漢成立「迎汪行動委員會」，矛頭直指蔣介石，孫中山的兒子孫科更是義憤填膺地抨擊蔣介石獨裁。

鄧演達在頭一天就經過化裝，秘密離開南昌逃回武漢。蔣介石沒讓鄧演達參加廬山會議，卻又要他在南昌待命，說要商量進兵河南的問題。鄧演達何等聰明，更何況他對「共患難也不易」的蔣介石有較深了解，知道老蔣說的全是謊話。因擔心自己在遷都問題上與蔣介石意見有矛盾而被扣留，決定不辭而別，潛往武漢。

武漢的國民黨人通過召開國民黨宣傳委員會第九次會議，議決了一個文件〈黨務宣傳要點〉，要求汪精衛銷假復職，率領國民黨實現民主政治，武漢反蔣開始公開化。

一時間，山雨欲來。

二月十八日，北伐軍薛岳部隊占領杭州，並繼續向離上海只有一百多公里的嘉興推進。消息傳來，蔣介石開始反擊武漢。在他看來，廬山五十八次會議上的妥協不過是權宜之計。

按照廬山密謀的意見，他於十九日、二十一日兩次公開譴責武漢集團和共產黨。當上海傳來工人已在十八日晚開始舉行武裝罷工時，他強烈地感到時間緊迫。

此刻的黃埔江畔，因張宗昌的直魯聯軍開始接防，孫傳芳的部隊尚未全部退出，形勢大亂。張宗昌被人稱「三不知」將軍（不知有多少兵、不知有多少錢、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他

與國民黨有不共戴天的仇恨，蔣介石的領路人陳英士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上海

被刺身亡，就是張宗昌收了袁世凱七十五大洋賞金而做的惡事。當時沒有人敢去收屍，是蔣介石狂奔至現場，撫屍痛哭，冒險將義兄的遺體入殮，還親自撰寫悼文：「悲呼哀哉，而今而後，教我曷我，撫我愛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無其人矣。」

原本想打敗張宗昌為義兄報仇。不想，混帳的直魯聯軍居然被趁亂起義的上海工人打得東奔西逃。想來，張作霖奉軍的戰鬥力亦不過如此。

讓蔣介石頭痛的是，現在共產黨所有的對外招牌全部打著北伐軍旗號，在這面旗幟下壯大的不是蔣介石，而是共產黨自己。這是極其可怕的，必須要予以揭露和抵制，千萬不可讓江湖民眾如兩湖一般，把我蔣中正與共產黨混為一談。

十九日，蔣介石在總司令部特別黨部成立大會上，一再稱自己是本黨的忠實黨員，並重申「倘使有人要妨礙我革命，那我就革他的命」。

二十一日，北伐軍總司令部在南昌舉行軍務會議。這一天也是總理紀念週。每週一上午九點至十二點為孫中山紀念週，這是國民黨二大正式通過的決議，並寫入了黨章：「海內外各級黨部及國民政府所屬各機關、各軍隊均應於每星期舉行紀念週一次。」還制定了詳細的活動條例，強制學習孫中山遺教。

蔣介石很喜歡這個儀式。將「孫中山」作為革命的符號，並把這個符號變成管道，埋在時間、空間、儀式、傳媒等多方向之中，通過這個管道的傳輸，將符號滲入社會日常生活中，繼而形成

對社會的控制。

他看準了這個管道的巨大作用，巧妙地將自己的言論附加在這個管道上，使自己也變得神聖起來。二十二年後，他逃往台灣，但每週一的週會沒有中斷，只是週會的主要內容變成了宣讀〈蔣總統訓詞〉。

上午九點，南昌行營第十四次總理紀念週儀式開始。全體甫立，向孫中山遺像三鞠躬，主持儀式的張群帶領大家誦讀孫中山政治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這一百多個字，蔣介石早深埋心中，可以隨口背誦。每當他恭敬地站在總理遺像前，也會產生些許遺憾，自己不是遺囑的證明人。如今我為國民黨賣命，而那些所謂的遺囑證明人均在不斷挖坑給我跳。他汪精衛憑什麼想休假出國就可以什麼也不管，一走了之？那他又為什麼要回來？還不是看到北伐勝利。遺囑中提到的「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就是指蘇俄。蔣介石知道，在孫中山簽署遺囑的同一天，還給蘇俄寫了一對告別書，甚至把整個國民黨都託付給了蘇俄。

蔣介石又看看孫中山的畫像，心道，我馬上要講的話與總理的遺囑是有衝突的，這是我第一

次公開這麼說。沒有辦法，不擇手段的終極目的是實現總理的建國願望，還望總理在天之靈保佑。

張群用帶著川音的官話說：下面請蔣總司令官訓話。

蔣介石精氣內斂、目光堅定地看了看到場的人，然後用寧波官話慢慢說：

「現在武漢的本黨一部分同志，有一種運動，一種宣傳，所謂要提高黨權，集中黨權……不過拿一個口號來排除異己的同志，他們真正是想要把黨權當武器。」

他停了一下，接著說：「現在共產黨黨員，事實上有許多對國民黨黨員加了一種壓迫，表示一種強橫的態度，並且有排擠國民黨員的趨向，使得國民黨黨員難堪。這樣，我更不能照從前一樣對待共產黨了。」

說到這，他的口吻強硬起來，說：「我亦曾附帶的一句話，就是說：將來共產黨強大起來了，如共產黨具有跋扈強橫的事實發生，那我一定要訓正他們，並且一定要制裁他們。也要以今日對待本黨同志的態度來對待他們。」

此時的蔣介石已然是中華大地炙手可熱的人物，是一個眼看要實現的新政權代表，他的講話非人微言輕了，而是一錘定音的方向性原則，所以他公開抨擊共產黨的言論立刻引起各方的注意。

在華的各國通訊社都立刻播出了這篇談話。東方社、路透社、《字林西報》、《江南晚報》、《新申報》等紛紛發表了評論支持蔣介石。

張靜江馬上聯絡國民黨元老派邵元沖、吳稚暉、蔣夢麟、蔡元培等開始行動。陳果夫則承

擔著各方的穿針引線工作。

開弓沒有回頭箭，在公開指責共產黨的第二天，蔣介石使用他中常委主席的身分向武漢提出要求：在中央黨部與政府未遷以前，武漢方面不得以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的名義另行辦公。他要拿二屆三中全會當「試紙」，決定再試試全黨對他究竟是什麼態度？一方面，對外放風聲「我們準備決裂」，一面又致電宋子文、孫科，「深望黨中同志共體黨之存亡，一致團結」。

結果，原定三月一日召開的三中全會被第一次要求推遲至三月七日召開。

這時，在南昌的中央執委開始離開，譚延闓、何香凝等也決定赴漢。但心照不宣的張靜江等沒有去武漢的意思。

三月六日，蔣介石送別中央執委們後，心事重重。他沒隨大家同去武漢的表面理由是，要與朱培德趕去樟樹檢閱部隊，但深層次的原因是，武漢衛戍區司令陳銘樞來密電，說鄧演達揚言：「三日後有個新的裁判，看看他們來不來加入大會，便知道不是一個矛盾，也可判定誰為革命者，誰為反革命。」

陳銘樞此前受蔣介石之命策動趕走鮑羅廷，雖然沒成功，還砸了自己的「帥」，被唐生智逼迫辭職，這都說明武漢的形勢是複雜的。一切跡象都表明，即將召開的三中全會對蔣介石來說，是鴻門宴。武漢已掘好大坑，就等老蔣往裡跳。只是，文官們往往會犯下低估別人的錯誤。

蔣介石前腳送走在南昌的中央執委，後腳就再次提出推遲會期，因為他明顯到不了。這是他第二次要求推遲會期。他想，我倒要看看武漢方面有多大的能力與我抗衡。

看起來一切盡在掌握中的蔣介石，叫上陳潔如，坐轎子去了東湖邊上的永寧寺（一九二九年改名佑民寺）禮佛。

永寧寺並不大，但殿堂雄偉，被參天的樹木包裹著，是鬧市中的一塊淨土。

蔣介石一身長衫，陳潔如則是一身旗袍。自北伐以來，他的基本服裝是軍裝，未有穿長衫的機會，但要到廟中禮佛，軍裝的煞氣實在太重，故換裝而來。

站在大雄寶殿前，蔣介石輕聲讀著兩邊的對聯：「不在其中起分別，是故此處最吉祥。」「不在其中」四個字引發他許多聯想。

有僧人過來介紹寺廟，告訴他這座廟始建於南朝梁代，唐代禪宗高僧馬祖道一在此弘法，開創了洪州禪。廟中大佛重三萬六千斤，南昌有民諺：「南昌窮是窮，還有三萬六千斤銅。」明太祖也曾在這裡題過詩。

當得知朱元璋是微服私訪時，蔣介石心中一動，我今天也是微服，誰道是佛祖的安排？

他又請教洪州禪的宗旨。僧人言道：「洪州禪的法門宗旨可歸結為：平常心是道。」

聽到這句話，蔣介石的心被震動。他想到了王陽明的心學體系，想到了常看的《菜根譚》。該如何理解這洪州禪中的「平常心」呢？這個和尚專門提到微服的朱元璋，推道他看出我是什麼人？這是他的平常心嗎？

他讓隨從衛兵上香禮佛，然後捐了香火錢，便離開佑民寺，帶著陳潔如去了離此僅一水之

隔的水觀音亭。

這是自前一年十一月到南昌後，他第二次到廟裡禮佛。第一次是三打南昌時在昌北的牛行車站。

那天傍晚，他與白崇禧在站台邊散步，見遠處有一小廟，便去看看。

那是一座小關帝廟，關公是蔣介石自小佩服的忠義之人。他隨手抽了一支籤，乃《易經》第六十四卦：「離地看人幾丈深，是防偷營劫寨人，後封太歲為凶煞，時加謹慎禍不侵。」

老和尚問：「請問將軍要問何事？」

蔣介石看了看白崇禧道：「問戰事勝敗。」

老和尚說：「這一卦是『未濟卦』，事業未竟。從卦上看是中平，火上水下。但要走好了，還是上籤。若問戰事，籤上已經明示，要提防劫寨偷營。」

出了關帝廟，生性多疑的蔣介石寧可信其有，要白崇禧速調兩個官到司令部警戒。白崇禧也甚信籤上箴言，馬上令預備軍派過兩個營到牛行車站。

誰知，當天晚上南昌守軍真的來偷襲。戰鬥中，蔣介石的衛隊副隊長負傷，白崇禧的衛隊長被手榴彈炸死。幸好增派了人馬，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這也是後來蔣介石不顧道義而殺南昌降將的原因之一。

白崇禧親自審問了俘虜，卻因禍得福，摸清了城中的敵情，為後來攻城做了充分準備。

事後蔣介石讓兵站捐給關帝廟一筆專款，要他們重修廟宇再塑金身，以感謝關老爺指點。

遊覽位於南昌南湖湖心的水觀音亭時，蔣介石依舊在想，上次去關帝廟結果逢凶化吉，今天到永寧寺會有什麼結果呢？

陳潔如聽說水觀音亭曾經是寧王妻子樓妃的梳妝樓時，羨慕不已。但見蔣介石有些疲憊的樣子，心疼地說：「想一些高興的事吧。」

看看波光粼粼、柳葉成蔭的水觀音亭，蔣介石說：「這座水觀音亭倒是個軍事陣地，易守難攻。」（當年八月一日凌晨，南昌起義爆發。水觀音亭被起義部隊七十二團占領，設置了機槍火力點，成為起義成功的重要陣地。）潔如笑了，這個人真是打仗打入迷了。為了讓他分心，便提議去爬山。

蔣介石眼睛一亮，生在水邊的他卻極喜山巒，馬上說：「好的，我帶你去廬山牯嶺。那真是神仙住的好地方。」蔣介石心道，那裡比南昌離武漢更近一些。

他派辭去了國民黨中央代理組織部長職務的陳果夫隨譚延闓等人一起去了武漢，目的是摸清對方虛實，掌握真實情況。蔣介石想：也不知陳果夫此番赴漢會有何作為？一旦有去武漢的契機出現，從九江出發，將可爭取到一些時間。

於是，在武漢一片喧囂之中，蔣介石帶著陳潔如以及十二名衛士、六名藍衣偵探，還有家僕阿順、瑞昌一起，來到廬山腳下，從好漢坡坐滑竿，登上了「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的廬山。